

曹操大传

插图本

上

曹仲怀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曹操大传

上

插图本

曹仲怀 著

九州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曹操大传/曹仲怀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2006.1 重印

ISBN 7-80114-049-4

I. 曹... II. 曹...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②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5461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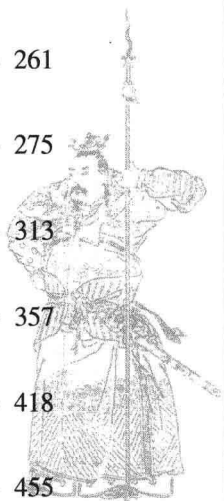
曹操大传

作 者 曹仲怀 著
责任编辑 战葆红 责任校对 程铁柱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北京毕诚彩印厂
开 本 720 × 1050 毫米 1/16 开
印 张 29.50
字 数 800 千字
版 次 199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书 号 ISBN 7-80114-049-4/I·17
定 价 (全二册)5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目 录

第 一 章	少年放荡 大志天成	1
第 二 章	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	5
第 三 章	良谋难展 英雄无奈	23
第 四 章	董卓独专朝堂 曹操招兵买马	48
第 五 章	关东联盟讨董卓 董卓迁都焚洛阳	69
第 六 章	风起云涌 军阀重开战	79
第 七 章	收编青州军 争夺兖州地	93
第 八 章	外扩疆域屠徐州 后院起火战濮阳	109
第 九 章	夺人一婢 丧己子侄	133
第 十 章	颍州得奇士 许都迎天子	142
第 十 一 章	刘备投靠曹孟德 吕布命丧白门楼	158
第 十 二 章	曹操指刘备是英雄 刘备离曹操为避祸	170
第 十 三 章	孟德笑檄文 云长约三事	181
第 十 四 章	官渡风云 英雄立业	198
第 十 五 章	曹操乌巢放火 袁绍官渡认输	214
第 十 六 章	袁绍含血喷天 英雄还兮蓄锐	222
第 十 七 章	袁氏骨肉相残 曹氏坐收渔利	228
第 十 八 章	英雄本好色 父子如一人	236
第 十 九 章	东临碣石 以观苍海	243
第 二 十 章	控建玄武湖 赎回蔡文姬	254
第 二 十 一 章	孔明隆中对策 刘琮荆州投降	261
第 二 十 二 章	曹操邀孙权会猎 刘备联东吴抵曹	268
第 二 十 三 章	踌躇满志 横槊赋诗	275
第 二 十 四 章	苦心经营历数载 灰飞烟灭于一旦	304
第 二 十 五 章	曹操盛宴铜雀台 妖道狂言自取灾	313
第 二 十 六 章	涂书离间韩遂 泼冰大破马超	331
第 二 十 七 章	魏武如骑庸 汉皇似坐毡	357
第 二 十 八 章	西征张鲁 东击孙权	387
第 二 十 九 章	不取汉中 只取天下	418
第 三 十 章	水淹七军 败走麦城	435
尾 声	生前叱咤风云 身后任人评说	455



少年放荡 大志天成

大雨落幽燕，白浪滔天；秦皇岛外打渔船，一片汪洋都不见，知向谁边？
往事越千年，魏武挥鞭，东临碣石有遗篇。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

☐ 公元一五五年，即东汉桓帝永寿元年，中国历史上一位风云人物诞生了。这个人就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领袖人物毛泽东在《浪淘沙》一词中提到过的曹操。

曹操出生在沛国谯郡，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宿县西北。传说曹操出生的时候，天忽阴晦，顿时有雷电大作，其母于疼痛难熬以致眼泪汪汪之际，天空密雨布下。曹操哇然降生，啼声与雨声交织，浑然一体。时有东邻儒士，说此婴与天象一体，以后必成大器。

这时正是东汉后期，外戚及宦官权力争斗此起彼落，朝廷几乎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竞技场，致使朝野一片混乱，祸及天下。

曹操本复姓夏侯，其父叫夏侯嵩，因为过继给中常侍曹腾作养子，所以改姓曹，曹操自然也就跟着姓了曹。

曹腾是一位宦官，而且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宦官。曹操日后素质的形成，显然和这位宦官祖父的影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。

曹腾也是沛国谯县人，他的父亲曹节是一个宽宏、有胸襟的热血汉子，在当地颇有侠义之名。曹节少年时，以养猪为生，他埋头苦干，专一于自己的事，从不与人争执，从小就很仁厚。有一次，邻家的猪走失了，由于猪的大小、样子和曹节家的猪长得很像，邻居便说曹节的猪是他家的，并强行夺走了曹节的猪。而曹节并不作任何争辩。不久，邻居家走失的猪又找到了，邻居便将是从曹节处夺走的猪送还，并一再道歉。曹节也只是笑笑，并不表示任何埋怨之意。

曹腾是曹节的幼子，因为小时家里穷，不能送他入塾识字，曹节很是抱愧。但父亲见曹腾长得眉清目秀，面容姣好，并且人又聪慧，便忽然想起进宫一途来。因为若能这样，一是个人有了荣华富贵的前程，二是还会给这个穷家带来好处。

父亲便把这个意思对曹腾说了，他说得小心翼翼，面呈难色。殊不知曹腾竟然大义凛凛，对父亲说：“儿子愿意走这条路，终生不悔，父亲你绝对放心就是了，我一定要好好混出个样子来……”

于是，小曹腾便受到了割去生殖器之苦，进了内宫。

果然，曹腾进了内宫之后，做事非常认真刻苦，什么事都主动去干，并且干得很仔细得体，加之他长得很讨人喜欢，性情又温顺，很快就得到皇太后的赏识，被拔擢



为皇太子的伴读。

曹腾因伴读而有聆听书课的机会，他记性好，在同批进宫的宦官中，他成了熟书习字的佼佼者。这或许就是日后曹腾成为杰出宦官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曹腾后来为国家推荐了不少贤才，并很懂得用人之道。比如益州刺史种嵩，曾检举曹腾接受贿赂，安帝以证据不足，严厉惩处种嵩。但是曹腾反而替他求情，并在日后，还推荐种嵩出任高官。曹腾去世后，种嵩得以高升为司徒，便是身为中常侍的曹腾生前有意安排的。

曹腾在高阶层政治结构中，以德报怨，收服人心，以提高自己威望。曹操日后在这方面的突出表现，或许也是常常受到这位养祖父的老练的政治手法熏陶的缘故。

二 曹操小名阿瞒，其长相恰如“阿瞒”的谐音：“阿蛮”。一脸蛮相，黑糊糊，岂止不秀美，甚至有些丑陋。但阿瞒性格独特，不多言，好思索，不爱哭，性倔强，自然在同辈孩子中居于统领地位。

曹操居家附近有一条小河，水甚清澈，河岸青草秀茂，杨柳依依。曹操最爱偷偷来小河洗澡。其时他尚只五岁，同样年纪的孩子是不敢去河里的，唯独他敢。因此，一同在河里嬉戏的，都是年龄比他大的孩子，一般都七八岁甚至十来岁。

一脸蛮相的阿瞒并不畏惧大孩子，肆无忌惮地扑溅水花，大喊大笑。反而是那些大孩子对他甚感惊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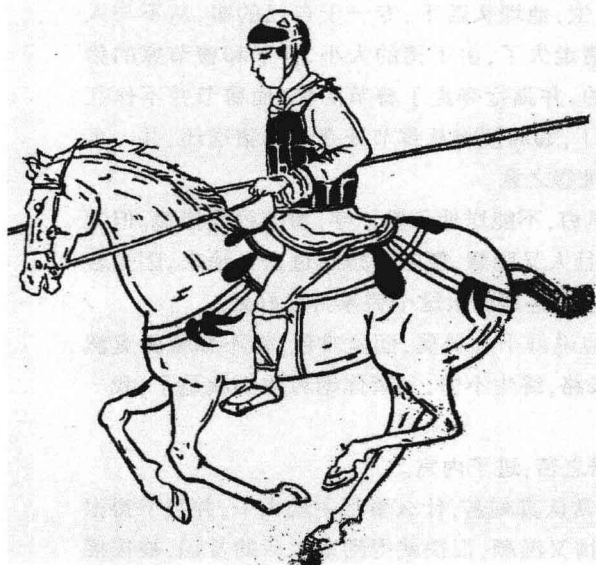
这一天，天气晴朗，炎日当空，阿瞒又趁父母亲不注意的时候，从后门溜出来了。一旦出了门，他就撒丫子奔向小河边。快要到岸边的时候，他边跑边脱衣裳，到得水边，便扑通一声跳下水去，溅起一大朵的水花和一圈又一圈很高的涟漪。旁边几个孩子都被他溅起的水浇了个兜头盖面，好不狼狈，便嚷着“阿瞒，阿瞒”，向他扑过来。

正当这时，一个孩子惊呼一声：“蛇！水蛇！”

接着，又有两个孩子喊道：“蛇来了！蛇来了！”

果然，一条水蛇正翘着脑袋，向孩子们浮游过来。孩子们彼此呼喊着，往岸上逃窜。阿瞒也看到了水蛇，但是他没有逃，这时水蛇正以较快的速度向他逼近。

要是其他孩子，便哭叫了起来，而阿瞒也许是来不及哭泣，只是十分警觉地注视着它。他手中没有任何武器，只有顺手从水边掀起的一把青草，那蛇渐渐靠近他的时候，他便把手中蘸水的青草向蛇头挥打过去。于是蛇往后



固
之
雄
也
而
今
安
在
哉

曹操



退。可是很快，水蛇又扭头游过来，阿瞒就又挥青草猛击，同时口中大喊“打死你！打死你！”以助威。

如是者几次，那水蛇再也没扭回头来，径直往对岸去了。在岸上观战的孩子，这才欢呼着：“逃跑了！逃跑了！”重新回到水里。

曹阿瞒几经挥打，手臂都甩痛了，此刻蛇已逃去，他才有些瘫软地躺在岸边青草丛中。

孩子们都对他刮目相看，呼叫着：“阿瞒，下水来玩！”这时，阿瞒的母亲才从家里飞跑出来，因为已有孩子逃回去，并告诉曹家阿瞒正被水蛇纠缠的事，母亲大惊而来，一把抱起躺在地上的阿瞒，忙问：“咬着没有？咬着没有？”

阿瞒挣脱母怀，双手叉腰道：“它敢咬我吗？我把它打走了！”

母亲见他无事，且气壮如牛，便笑着流下了眼泪……

不久，母亲因病倒床，渐渐有些沉重，吃了几付药都没有任何效果。天真活泼并且贪玩的曹阿瞒不再往外跑了，整日守在母亲的房间门口，寡言少语，一下子老成了许多。父亲叫他出去玩玩，他也不去。有时即使出去了，不一会儿又转回来，依然守在母亲的房门外。

他聆听着母亲的咳嗽声，有时许久没有听见声息，便从门缝里往里窥望。他目视着为母亲端药进去的奴婢，注意着她们出来时的眼神。

母亲终于不行了，才把阿瞒叫到床前。母亲握着他的一双小手，两眼泪如泉涌。阿瞒却不哭，很坚强地站立在踏板上，好像要以他的强壮，来止住母亲的悲伤。

直到母亲真正咽了气，阿瞒才哭出声来，那种郁积的悲伤爆发出来，化成声嘶力竭的呼喊。他虽然才五岁半，但也明白母亲永远不会说话了，不会爱他疼他了，他越想越悲哀，越想就越有些凄凉……

三 没有了母亲的曹阿瞒，便只有以父爱为心理依附了。但是父亲不比母亲，往往疏忽大意，只是在大处对儿子严加约束而已。这样，虽然曹操得不到慈母之爱，但却大大有利于他放纵性格的形成。他由以弹弓打鸟，发展到弓箭射猎。父亲以他



年仅十二三岁为由,不让他去狩猎放野。但是曹操的放纵性格既已形成,便如发枝长桠的一株蓬勃小树,要约束其发展,是不大可能了。

他沉迷于狩猎,不管父亲如何禁止,他总是想尽办法,偷偷地和三五好友奔驰在原野森林中。他小小年纪,骑在马上,左弓右箭,甚是潇洒奔放。那广阔的荒野,那浓密的森林,那古怪的山岩,那潺潺的小溪……无一不使他感到心旷神怡,其趣无穷。特别是当他驰纵追射野物之时,那种起伏颠摇的震动,两耳虎虎生风的快感,更使他有一种超群拔类的豪迈和愉快。每当这时,他就止不住想啸叫呼喊。他于此时完全体会了古人的所谓傲啸山林的情状……

因此,十三岁的曹操,一有机会就要出去狩猎,就要到旷野和密林之中。当然,他的行动不能让父亲知道,那样父亲就会责骂他。骂一顿倒是小事,会让父亲把他看得更紧了。他只有悄悄地避着父亲去狩猎,他将狩猎的弓箭和衣服放在外面,将马匹事先牵出马厩,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溜走了。

可是有一次,在狩猎途中,不幸被他的叔父撞见了。

叔父问他:“你怎么又在狩猎?”

曹操说:“我刚来……”

说着,他就打马离开了。他知道事情糟了,叔父肯定会回去向他的父亲禀告的。他得想个什么办法才行。忽然,他灵机一动,便率先打马返回家中,将衣服换过后,

出门到途中来迎候叔父。很久,叔父才走过来,曹操假装在一个土坎上跳耍,猛一下就栽倒在地,呻吟不止,并且脸部抽筋,装成中风状。叔父见了大惊,忙叫曹操休息一会儿,他立即回去叫人。一会儿,曹嵩及几个家人赶到了,而曹操却不见了人。大家四处寻找,才看见曹操在后院和几个小孩玩耍。

曹嵩忙问:“阿瞒,你刚才是不是在外面倒地了?”

曹操摇头,表示茫然。

曹嵩说:“你叔父说你中风了,现在好了吗?”

曹操说:“没有没有,怎么说起的?我一直在这儿玩耍……哦,叔父一向不喜欢我,想必是他故意造谣吧!”

曹嵩默然,不再说什么。

从此以后,不管叔父如何打小报告,曹嵩都不大相信了。曹操因此而暗喜,更为放纵了,但他仍然尽量小心,不让父亲撞见。



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

四 公元一七四年,也就是东汉灵帝熹平三年,曹操刚好二十岁,已是一个非常成熟的青年了。他的才华开始显露出来,许多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曹操的小伙子。

于是,曹操经过推荐,被选为孝廉。孝廉就有了做官的资格,这在许多求官读书人中,是渴望而不容易得到的。有的甚至奋斗了几十年,才得到一个孝廉的资格。就以与曹操同时推选为孝廉的人来看,曹操也是最年轻的一个,甚至他是唯一一个三十五岁以下的。一般都在三十五至四十岁之间,还有不少已经过了五十岁的。可见孝廉资格的可贵和不容易得到了。

因此,曹操是同龄人中的出类拔萃者。

但是,曹操的外表形象却与他的内在实力极不相称,他姿貌短小,身高只有一五五公分,属于“矮、短、粗”型。但他好学不倦,比别人更加努力。他以自己的天资并通过自己的努力,总算如愿以偿,战胜了许许多多与自己同龄的人,成了最年轻的孝廉。

孝廉既有当官的资格,曹操也就等着做官了。年刚二十岁的曹操,虽然年轻,但他早已等不及了,急于通过仕途,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。

祖父曹腾知道曹操这个心思,愿意成全他。曹腾请准灵帝,给了曹操一个颇为重要的正式官职,这就是洛阳的北都尉,即京城北区警备队长。

警备队长具有绝对的武力权威,特别是在京城这个地方,尤其如此。其时,洛阳京城因宫廷原因经常发生兵变,任何一位皇帝为了保证登基后的安宁和平稳,对京城都有许多治安方面的严格秩序。任何人都必须遵守这些秩序,而监督维护这些秩序的正是警备队。

曹操走马上任的第一天,即召集全体警备队员开会,首先命令大家暂时各司其职,维持原有秩序,并告诉大家,为管好北区社会治安,必须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,全面进行整顿革新。一旦新的制度出来,即严格施行,绝不手软。

曹操说这番话,是针对洛阳京城地区的人情世故之风而说的。他早已听说警备队长其实不好当,因为要当好,则必须严格执法,在执行秩序和制度方面,不能有丝毫移易。而洛阳这个地方,达官显贵多如云,裙带关系也十分复杂,任何时候,任何事情,都有说情的、通融的,致使秩序不能严格遵守,制度不能完整推行。曹操认真研究了原有的有关秩序和制度,发现就秩序和制度而言,还是颇为完善的,只是在处罚方面,力度还不够大,再加上常有照顾情面而放松的情况,便使许多秩序和制度形同虚设。

于是,曹操决定从加重处罚方面下手,他觉得处罚应如烈火,才不会有人违犯。从重处罚则有烈火的功效,人们势必不敢以身尝试。而加重处罚,又是和不讲情面联



系在一起的。要绝对不讲情面，一丝一毫也不要讲，才可能杜绝说情风。在这方面，则要如桶装水一般，不留一丝缝隙，否则，哪怕半丝半毫，也有渗透的可能。曹操又在全体警备队会议上，重申了上述道理。

曹操负责警备的京城北区有四个城门，按京城有关条例规定，严禁非法出城。要出城办事的，必须经有关方面批准，然后持牌到警备队换牌，方可出城。持牌要经过审查，换牌也要经过审查，任何一道审查不合格，都不准出城。即使合格，若警备队认为情况非常，也暂时不许出城。

曹操再次明令重申这一制度，并大大加重了违规处罚。他在每个城门悬挂特制的五色木棒十数根，凡非法出城者，不论皇亲国戚，一律用五色木棒活活打死。

这一很重的处罚条例一经宣布，果然引起很大议论，有惊叹的，有咋舌的，有因反对而说怪话的。不少人抱着旁观的态度，大有“看你如何严格执行”的味道。曹操不管这些，反应各不相同应是自然现象，只有认真执行之后，才会归于一致。他告诫士兵，严守岗位，任何人不得擅离职守。凡有违犯者，即行拿下，当众处死。

开初，并没有人来违犯，因为对于这个新来的警备队长，尚摸不清性格脾气，谁也不愿意冒险试探。况且，不少人也打听到，新任警备队长是曹腾之孙，曹嵩之子，而曹腾在宫中颇有发言权，曹嵩也是一个官员。因此，一般人便不敢轻易造次。

但是，数月后，却有一个人于深夜时分，因事偷偷摸摸出了城。值班士兵很快发现

了，立即将其追拿。按处罚规定，士兵可以当场处死他。但是这人声称他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。

士兵当然就不敢轻举妄动了，因为在曹队长之前，凡是有特殊关系的人，即使触犯条例，都一律从宽发落，虽在表面上进行责罚，而实际上并不伤及筋骨。而这次，却不是一般责罚，而是丢命。

因此，士兵们只将那人关起来，便去向曹操禀报。曹操一听非常气愤，本想首先责罚这两个士兵的，想想这样效果不好，不如先惩处了违法出城者再说。

曹操暂时按下怒火，表面上不动声色，随了士兵去到城门营房。

违禁者被押出来了，曹操看他年约四十岁，却生得胖头大耳，油头滑面。

那人见了曹操，并不下跪，兀自站着，好一副倨傲的样子。曹操却十分冷静，并不动火，慢声问道：“你是

何许人？”

那人瞟了曹操一眼，应道：“姓蹇名昌，宫中蹇硕是我侄子。”

曹操问：“何事出城？”

蹇昌道：“城外赵家相约，去赴夜宴。”

曹操问：“为何不申领出城牌？难道不知规定？”

“怎么不知？”蹇昌说，“不准私自出城，是为防乱计，我堂堂蹇昌，安有作乱之理？”

蹇昌言外之意是：当前正是宦官当权之际，我蹇昌正是受益者，怎会去反对呢？

曹操不语良久，最后站起来说：“好，你这番道理还是明日当众讲吧！”

说完，就走了。蹇昌以为曹操把他无可奈何，便窃然一笑。

曹操走出营房，对士兵说：“严加看管，不得有误！”

第二日，曹操令士兵将蹇昌押至城门之下。顿时，就有不少人前来围观。所有的人都知道违法出城者是蹇昌，而蹇昌是大宦官蹇硕的叔父。而蹇硕正得灵帝宠信，权势如日中天。围观的人要亲眼看看，新任北区警备队长会如何处置蹇昌。

曹操有意推迟审问时间，让围观的人越聚越多，他胸有成竹，要一步一步造成一个轰动效应，以大烧一把禁令的烈火，使任何人都不敢有所干扰。

蹇昌被押解在城墙脚下，见曹操久久未动，已有些急了，便催道：“曹都尉要说什么就快说，我还要回去办急事……”

曹操暗笑：“难道你还有回去的机会吗？”

又等了一会儿，围观的人更多了，围得个里三层外三层，北区的市民几乎都被轰动了，尽皆赶来，想亲眼见个分晓。曹操这才觉得时候已到，开始审问蹇昌。

曹操大声问道：“蹇昌，你昨晚非法私自出城，被我军士拿住，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蹇昌说：“我昨晚不是说了吗？我是临时有些急事……”

曹操说：“你昨晚说是应邀赴宴，今天又说急事。那么我问你，是不是急事就可以违法出城？”

蹇昌说：“没有没有，我没有那个意思……”

“好，”曹操说，“那么我问你，你昨晚是不是违法？”

蹇昌说：“是。”心里也有了一些惶惑。

曹操一反平静，厉声喝道：“既然是违法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

蹇昌一听，顿时惊慌，更加软下口气：“曹都尉，我已认错了，以后决不会……”

曹操厉声发问：“难道处罚规定可以随意变更的吗？”

蹇昌已知事情严重，忙抬出蹇硕来，求曹操道：“请曹都尉念在我侄蹇硕份上，饶我一回吧！”

曹操高声说：“我北区警备队，严格执法，不徇私情。尤其你是蹇硕叔父，更应该带头守法。今因蹇硕而饶你不死，何以正法？焉可安民？来人呀，速将蹇昌在其私自出城处就地正法！”

于是，早有持棒士兵，蜂拥而上，一阵乱棒，便将嘶叫中的蹇昌击毙。

围观群众，无不在心中佩叹。再无任何议论之声，一片寂静。顿时，一道凛然不可逾越的界线，在所有人心中鲜明划出，乃至仰望城门，就一阵心惊胆寒。



曹操不仅在城门口当众格杀了蹇昌,而且将其暴尸城门三日以示众,还写出布告,遍贴北区各处。

北区大街小巷都纷纷议及此事,无不称赞新任北区警备队长曹操。整个洛阳城也轰动了,都知道蹇硕叔父蹇昌被杀。达官显贵阶层的人更是震惊不已。蹇昌的被杀,无异于特别向他们发出了一声警告,过去曾闹特殊的人尤其心中怯惧,不寒而栗。而同时,却对这个年轻的警备队长憎恨不已,咬牙切齿地打听这个人的来龙去脉,恨不得立刻将他扳倒。

〔五〕曹操的祖父曹腾知道此事后,也不无惊怵,立刻差人叫来曹操,说道:“你知不知道杀蹇昌会有什么后果?”

曹操平静回答:“知道。”

曹腾叹了一口气道:“蹇昌乃蹇硕叔父,如此受罚,其叔必不甘心,你想想这事就是面子上他也过不去,他会无动于衷吗?目下蹇硕又正受灵帝宠信,其权势远在我等之上啊……”

曹操说:“祖父,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,可是,作为警备队长,必须严于执法,否则不如当个看门差役。曹操志向祖父知道,今日才迈出一大步,第一步就不能祛邪扶正,今后还有什么用?况且我公开执法,按条例办事,没有一点徇私舞弊可以挑剔的地方,光明磊落、堂堂正正,量他也把我奈何不得。”

曹腾听了曹操所言,不能不点头称是,他心中是既惊喜,又忧虑。惊喜的是曹操确实大义凛然,富有才干,日后定有大作为;忧的是这事无论如何蹇硕也不会善罢甘休。

这事虽如曹操所言,无懈可击,但蹇硕必会在其他事上予以刁难。事已至此,只有听任其发展,做好随机应变的准备了。

果如曹腾预言,蹇硕对曹操怒不可遏,直接向灵帝诉说,称曹操欺人太甚,严于执法是借口,有意为难他蹇硕是真,他堂堂蹇硕,在宫廷内外,还有何脸面见人……

灵帝听了,也大为吃惊,没想到一个刚以孝廉任北都尉的曹操,会有如此震惊朝野之举。便对蹇硕道:“这事先行查明,再作处理。”

蹇硕摇头:“这事不好说呀……”

灵帝问:“为何不好说?”

蹇硕道:“只查此事,奈何不了曹操,说起来,他是按公开律令禁条办的此事。”

灵帝不禁为难道:“既然如此,那又如何办呢?”

蹇硕这时已冷静了许多,思索道:“我看唯有将他调离京城一法。”

灵帝说:“那就立刻传旨吧!”

蹇硕道:“不妥。立刻调离,显然表示出朝廷不主张严于执法。调离的事只有缓办,先假装奖励曹操,以示朝廷的勉励。这样,京城上下才会拥护朝廷。在这个时候,才以提升的办法,将曹操调到另一个地方去,以后再想办法对付他……”

灵帝言道:“爱卿所言极是,就先照你的办吧。”

于是,灵帝下旨,公开嘉奖曹操,称曹操整治社会治安,功绩显著。

曹操闻讯,大为惑然。他原以为灵帝在蹇硕的怂恿支配下,会有意在他这次的

行为中找岔子，他为此已做好了一切思想的准备。但是，朝廷不仅没有找岔子，反而下旨嘉奖他。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会出自蹇硕和灵帝的本意，这里头一定有什么阴谋，他随时提防着。

果然，刚刚嘉奖曹操没几天，灵帝又下旨，说曹操治城有术，特将他调到兖州东部的顿丘县任知事。

曹操这才明白，灵帝和蹇硕是不让他再担任警备队长了，如果让曹操担任下去，还不知道会伤害多少手握特权的人。而这些人都是蹇硕的羽翼。

曹操只得打点行装，向祖父告辞。这时祖父因曹操杀蹇昌的事，已受了一些影响，蹇硕对他甚为愤然，常在宫中恶语相撞，而灵帝也对他态度冷淡。曹腾想到自己忠心耿耿，为宦官集团出了不少的力，因孙儿年轻血气方刚，行为过火了一些，竟遭此白眼和恶言，不免心中很气。本来年迈的他，几天之内，便衰老了许多。

曹操面对祖父，很有些过意不去，歉然道：“祖父，孙儿不孝，给你惹事了……”

祖父却说：“其实，我所忧者还并不在我个人，祖父年岁已大，无所谓了。我更多是想到你。你毕竟年轻，来日方长，万事才刚起头，竟遭此排斥，实在令人有些担忧……”

曹操却爽然笑道：“我并不以为是被排斥了，相反，却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警备队长，仅仅是一事之差，与知事相比，过于单纯。祖父你想想，曹操立下大志要有所作为，就必须有全面的整治才干，而作知事，正可为自己在这方面的锻炼提供大好机会。所以，我现在心中倒很高兴，巴不得立刻就去就任知事一职。祖父你放心，曹操在顿丘县，一定要搞个样子出来……”

曹操的这番看法，使祖父曹腾大感意外，他又一次发现曹操成熟多了，不仅有胆识，而且有谋略，并能在逆境中为自己开拓新的道路。于是，情不自禁地拉了曹操的手，拍着他的臂膀，感叹道：“看来祖父确实老了……”

但是，曹操的打算又一次落空，蹇硕和灵帝并不让他在顿丘县施展抱负，他们的目的，只是将他从警备队长的位置上挪开而已。如果就在京城挪，不好挪，所以将他先调到顿丘县作为一个暂时的过渡。





当曹操到了顿丘县,刚开始调查研究,以便制定一整套整治顿丘的新方案时,朝廷又下旨调他回京,担任议郎官职,这才真正使曹操感到气愤和失望了,他的一切美好的想法一下子都成了泡影,枉费了他多少心机和时间,他曾在知事府当众许下的诺言都成了大话和空谈。况且他知道议郎官的真正分量,那不过是一个形同虚设的职务,并没有任何执法的权力。

蹇硕如此对待曹操确实是够毒的了,削去了任何权柄,放在身边看起来,一旦有合适的机会,再进行报复。

曹操处在左右为难之中了,他刚走上仕途,辞官显然是不可能的,那样,就可能从此断了为官之路。凡主动辞官者,朝廷一般不重新任用。若是乖乖就任议郎,则无异于被蹇硕关在一个他编的笼子里了,他想什么时候挑逗你就什么时候挑逗,他想什么时候拍打你,就什么时候拍打……

想来想去,曹操还是决定暂时忍受的好。他相信任何事情都会变化的,事在人为。我曹操只要小心谨慎,其奈我何?只要一有机会,通过努力,不会没有改观。

曹操又离开顿丘县,风尘仆仆回京来了。议郎官就议郎官吧,乐得个清闲,好好再自我修炼修炼。

这或许就是曹操的又一特点了,他在任何时候,任何情况下,都能够随机应变,绝不一蹶不振,束手待毙。能在不利的环境下,看到有利的一面。然后去充分利用有利的一面,强化自己的能耐,以对付不利的环境。

作为议郎官的曹操,以更加充分的时间广为研读诗书,思考问题,同时提高警惕,以防不测。

但是,不测之事的降临,有时是无法抗拒的,即使是机智的曹操,也不能例外。因为他警惕得了自身,却警惕不了自身之外的事。也许老奸巨猾的蹇硕当初以稳操胜券的态度把曹操养在身边,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吧?

不测之事来源于后宫。这是曹操调任议郎官的第二年,即灵帝光和元年,曹操二十四岁,宫中又发生了一件事情,那就是皇后宋氏被废。因宋氏是一个颇有棱角的人,对宦官操纵朝廷、钳制灵帝很为不满,因此常和宦官发生冲突。宦官集团觉得宋氏是对他们很不利的人物,因其皇后身份特殊,若不及时采取措施,时间一长,说不定会生出什么变化来。外戚势力往往就是因皇后所起,过去的教训太深刻了。和帝即位时,有窦太后掌政,太后之兄窦宪即为大将军,掌握军政大权,窦家兄弟几乎个个位居要津;安帝即位时,邓太后之兄邓鹭一族,也几乎独霸朝廷的决策权;延光四年,即公元一二五年,安帝去世,皇后阎氏之兄阎显立刻成为炙手人物。最令宦官们记忆犹新的则是有“跋扈将军”之称的梁冀,他是顺帝皇后梁氏的哥哥,几乎一人独霸朝政,压迫宦官。后来质帝即位,由于其早熟的才气,使他对梁冀的擅权及凶暴大为不满,常有责备之意,梁冀居然一不做,二不休,派人毒杀了质帝,拥立十五岁的桓帝继位,梁冀仍掌握朝廷的决策大权。二十年间,梁氏一族不但占据朝廷高官及肥缺,而且横行凶暴。不论朝野,只要有批评梁氏一族作风的必被残害,宦官们更不敢喷牙。所有想在朝廷当官的,必先贿赂梁家,并建立师生关系,各地区官员要朝贡天子的礼物,也必须先经梁冀之手,俨然成为地下皇帝。桓帝去世后,又有窦皇后

及其父大将军窦武要对宦官下手的企图,幸亏宦官先下手为强,以禁卫军团解除窦武的军权,并将其逮捕诛杀,才有了宦官集团现在的天下。

现在皇后宋氏对宦官大为不满,若不及早想办法,防变于未然,有朝一日就难以收拾了。于是,宦官决定对宋氏发起进攻,他们有计划地不断向灵帝进皇后的谗言,不惜编造事实和细节,至于节外生枝,夸大其词就更多了。灵帝终于对宋氏讨厌以至愤恨,一怒之下,便听从了宦官的建议,废除了宋氏的皇后身份,从此打入冷宫。

凡是和皇后有关的,当然要受牵连。蹇硕早就知道曹操的一个表妹夫宋平是宋氏家族的人,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将曹操放在身边,就是为了等待时机加以报复的。现在既然皇后被废,皇后的族人宋平又是曹操的表妹夫,东牵西连,自然也就和曹操有关了。因此,蹇硕正式奏明皇上,以曹操是宋氏亲属的名义,建议解除他的议郎官职。蹇硕是想借机断了曹操的仕途,以解他心头之恨。灵帝即刻下旨,对曹操解职,送返故乡闭门思过。

曹操未料到不测之事竟来自自身之外,真是“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”啊,他不得不认命了。其时祖父曹腾,因年迈过于体弱,已少入宫中,常居私宅,故而对此变化,也无能为力了。何况蹇硕是为了宦官的利益,凡有瓜葛的,尽皆剔除,曹腾也不好说什么。他只能对曹操执手长叹,唏嘘不已。

幸而曹操并不沮丧,依然是踌躇满志,意在天下,对远大前程的必然出现深信不疑。曹腾也就聊以为慰,颇为心安了。

曹操在祖父面前的表现,并非仅仅是安慰祖父,他实实在在也是如此落拓不羁,豁达开放,心怀憧憬的。

曹操回到家乡,照样是习拳使剑,狩猎射箭,研习兵法,诵经读史,从不懈怠。兴之所至时,曹操即赋诗歌。有一天,他一边喝酒,一边遥想,他日后仕途的理想目标,那就是建立一个理想世界。他想像着设计着那个理想世界的样子,必定是十分圆满有序的,于是兴起,仿效乐府“相和歌,相和曲”的调子,写下了洋洋洒洒的一首《对酒》歌。歌曰:

对酒歌,太平时,更不呼门。
王者贤且明,宰相股肱皆忠良。
咸礼让,民无所争讼。
三年耕有九年储,仓谷满盈。斑白不负载。
雨泽如此,百谷用成。
陈走马,以粪其土。
爵公侯伯子男,咸爱其民,以黜陟幽明。
子养有若与父兄。
犯礼法,轻重随其刑。
路无拾遗之私。
囹圄空虚,冬节不断。
人耄耄,皆得以寿终。
恩德广及草木昆虫。



这完全是曹操想像中的一个理想世界：太平盛世，官吏绝不会上门追讨税款；皇帝贤明，大臣忠良；人人守礼，民间再无诉讼之事；良马不再作战，而是用于耕作；官爱民如子，人无私心，狱中没有犯人；国君实行仁政，连草木昆虫都受其恩泽……

又一天，曹操在研经读史之后，一腔热血，豪情满怀，联想自己日后为官，一定以民为本，以国为本。一时兴起，又以乐府“相和歌，相和曲”的另一调式，写下了《度关山》一诗。诗曰：

天地间，人为贵。立君牧民，为之轨则。车辙马迹，经纬四极。黜陟幽明，黎庶繁息。于铄圣贤，总统邦域。封建王爵，井田刑狱。有燔丹书，无普赦赎。皋陶甫侯，何有失职。嗟哉后世，改制易律。劳民为君，役赋其力。舜漆食器，畔者十国。不及唐尧，采椽不斫。世叹伯夷，欲以厉俗。侈恶之大，俭为共德。许由推让，岂有讼曲。兼爱尚同，疏者为戚。

曹操在此诗中明白表示，“国家权力”的执行，主要在为人民，执政者应该厉行节俭，守法爱民。曹操在诗中强烈反对役使人民。为政的目的，在使民安乐，与民共享。

他说：君王应巡幸四方，了解民情；奖励善良，惩罚邪恶；严格执法，既不随便大赦，也要对罪犯不咎以往。

他说：虞舜在食具上涂上漆釉，奢侈作风，招致十国叛离，远不如唐尧的节俭，即使宫殿里的梁柱也不加雕刻。世人称叹伯夷的美德，便是用来勉励尊崇气节。

他大声疾呼：奢侈是最大的邪恶，节俭是军民共同遵守的美德。如果每人都像许由一样看待权势，这个世界又何有诉讼争执。能够彻底实施兼爱尚同，即使陌生人也很快成为亲密的朋友。

曹操提倡节俭，诅咒罪恶，其实是有感而发，有所针对的。因为他在故乡期间，已经听说，朝廷越来越腐败了。尽管在各地贪官污吏和军团官兵的无厌索取和勒索下，农民已严重破产，被迫纷纷起义，但灵帝的皇宫却声色犬马。

在宦官的安排下，灵帝不理政事，也不治军权，并把后宫假扮成市场，宫女们化妆成商人，做起买卖商品的游戏。灵帝本身则打扮成寻芳客，在欢宴中饮酒、唱歌、作乐。

连狗也戴上了帽子，穿着宫服。灵帝更经常驾驴出游，洛阳王孙贵族也立刻争相仿效，动物的身价比人还高……

曹操听到这些消息后，真是叹息不止，心中非常着急。他恨死那些宦官们，把个朝廷搅得一团糟糕。他只能借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抱负、理想和情怀。

他虽然现在已经解职还乡，按一般人的看法，他是断了仕途，起码也是相当长的时间内失去了任官的机会。但是他却并不这样看，他固执地认为，凡有才有德的人，是不会过分长久被搁置一边的。尽管朝廷是宦官当道，毕竟还有那么多文武百官，具体料理政事，还得靠那些文武官员们，难道他们就不希望有能干事的人在位吗？都不能干事，那么具体的事谁干？

因此,曹操等待着,他凭预感,觉得自己不会长期如此被搁置一旁的。

光和元年,即公元一八〇年,也就是曹操解职还乡刚两年的时间,曹操忽感心旌摇荡,神思飞扬,再不能专心一意于书本之上。他是相信预感的,便断定,会有贵客临门。

果然近午时分,有朝廷使者飞马驰到,相随的还有府中随员。曹操喜出望外,热情相迎。虽非客人,却比贵客还贵。

使者宣旨,曹操跪听,使者宣道:曹操解职还乡两年,谨守儒道,朝夕用功,大有长进,特宣进京,复任议郎。

曹操十分高兴,因为牵连解职,重新任用的只有他一人。凡因过解职,重新任用,能官复原职的,也从无先例,可见朝廷对他是另眼相看了。

后来曹操才弄清楚,是朝廷急需一个精通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春秋》及《谷梁传》,而且又能运用在当代政事上的官员。而京城里,根本找不到

一个这样的能人。宦官中自不必说了,他们除了善于逢迎,奸狡巨滑之外,别无他术。而百官之中,或胸腹才华不济,或过于迂腐谨小,找来找去,都不满意。这才有人念起曹操来。但曹操又是刚被解职的人,谁敢冒险提出。于是,几个官员反复商议后,决定联名上疏,一是说明确实只有曹操能胜任,二是即使不准,怪罪下来,因是联名,责任也就分散了。

于是,几个官员联名写好推荐曹操的奏折,说曹操精通古学,称得上是经史专家。且年轻活泼,思维敏捷,机智有术,研史习经,都能与时政结合,故而是不可多得之才。又据考察,曹操一腔热血,只为朝廷,即有过火行为,也是年轻气盛之故,而其内心所向,与朝廷并无二致。前年解职,非为有过,乃受宋氏牵连而已。即便是牵连,也是过于边缘的瓜葛,实际曹与宋,并无任何往来……

几位官员联名上疏之言,说得极有道理,灵帝在确实没有能胜任之人的情况下,便准予起用曹操了。

朝廷此举,虽出于无可奈何,但在曹操心中,仍很满足,因为这正好说明他自身的价值和分量,这比“另眼相看他还更宝贵了。过去,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学识到底处于多高的层次,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作什么对比。他只是对各种知识孜孜以求,从不懈怠,目的是不断地充实和修炼自己。

现在,他才突然发现,在“古学”的掌握和应用方面能如他的,原来并不多。正因

